

破译飓风系列 ③

历史也疯狂

苏三 著

大胆猜想

毁誉参半 两派学者各执一词

 金城出版社

破译飓风系列 三

苏三 著

猜

想

有时离真理只差 一步

历史也疯狂

金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也疯狂 / 苏三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05.4

ISBN 7-80084-698-9

I. 历... II. 苏... III. 文化史—中国—通俗读物
IV. K2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32018号

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100013)

电话: 84254364 (发行部) 64228516 (总编室)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

710 × 1000毫米 1/16 印张 21 字数 380千字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84-698-9/K · 50

定价: 38.00元



借序^①及说明

我自在《读书杂志》中发表了推翻相传的古史系统的文字之后，一时奖誉我的人称我“烛照千载之前，发前人之所未见”；反对我的人便骂我“想入非非，任情臆造”，对我怀疑的人也就笑我抨击古人只不过为的趋时成名。也有爱我的前辈诚挚地劝告道：“你是一个很谨厚的人，何苦……做这种不值得做的事情！”我听了这种种的议论，禁不住在腹中暗自好笑。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平常的人，决不会比两千年来的人特别聪明，把他们看不清楚的疑窦由我一起看出。我也知道，我是一个很胆小的人，苟非确有所见，也决不敢猖狂地冒了大不韪，自己提出一种主张来疑经蔑古。至于成名之心，我固然不能说没有，但总可以说是很淡薄的，我也决不愿无故凌辱古圣先贤来造成自己的名誉。……老实说，我所以有这种主张之故，原是由于我的时势，我的个性，我的景遇的凑合而来。我的大胆的破坏，在报纸上的发表固然是近数年的事，但伏流是与生命俱来的，想象与假设的构造是一点一滴地积起来的。我若能把这个问题研究得好，也才算得没有辜负了我的个性和环境，没有什么了不得。若是弄得不好，不消说得是我的罪戾，或是社会给予我的损害了。因为我对于自己的地位有了这样的了解，所以我对于自己的见解（给一般人诧为新奇的）常以为是极平常的，势所必然的，我只顺着自然的引导，自己无力于其间，誉我毁我的话都是废话而已。但誉我和毁我的人，我也不嫌怪，因为他们只见到我的主张的断面，而不能深知道我的个性和环境，也是当然如此。

……

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初进学问界的人^②。初进学问界的人固然免不了浅陋，但也自有他的骄傲。第一，他能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注意，在别人不审量的地方审量。好像一个旅行的人，刚到一处地方，满目是新境界，就容易随处激起兴味，生出问题来。至于那地的土著，他们对于一切的东西都接触惯了，仿佛见闻所及尽是天

^①顾颉刚（1893—1980）《古史辨》第一册《自序》1926年出版之摘选，原序大约7万字，多为自传，此“借序”为其中摘选。

^②顾颉刚当时33岁，此处或谓自己年轻，或谓自己为历史的门外汉，因为他本是学哲学的。





造地设的一般，什么也引不起他的思索力了。第二，他敢于用直觉作判断而不受传统学说的命令。他因为对于所拣的东西感到兴味，所以要随处讨一个了断；不像学术湛深的人，他知道了种种难处，不敢为了立一异议，害得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初生之犊为什么不怕虎？正因为他初生，还没有养成畏虎的观念之故。这固然是不自量力，但这一点童稚的勇气究竟是可爱的。我真快乐：我成了一个旅行的人，一头初生之犊，有我的新鲜的见解和天真的胆量。我希望自己时时磨练，使得这一点锐猛的精神可以永永保留下去。如果将来我有了丰富的学问之后，还有许多新问题在我的胸中鼓荡，还有独立的勇气作我的判断力的后盾，那么我才是一个真有成功的人了！

……我在学问上不肯加入任何一家派，不肯用了习惯上的毁誉去压抑许多说良心话的分子，就是为此。固然有人说，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偏的，不偏于甲派便偏于乙派，但我觉得要保持客观的态度，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种种不同的派别，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即使不能完全不偏，总可以勉力使它少偏一点。也有人说，为学不能不投入家派，正如不能不施用假设，有了假设才有入手的路，所以家派是终该选定的，尽不妨俟将来深入之后而弃去。这种话在以前是可以说的，因为那时各种学问都不发达，学问的基础既不建筑于事实上，研究学问又苦于没有好方法，除了投入家派之外得不到一点引路的微光，为寻求一个下手处计，也有选择家派的需要。例如你要非薄《诗》毛氏学，便当从齐、鲁、韩三家或其中的一家钻研下去，等到自己的学问足以自树了，再脱离家派而独立。但到了现在，学问潮流已经很明白地昭示我们，应该跳出这个圈子了。……

《老子》说“自知者明”，希腊的哲学家多劝人知道自己：在这一方面，我“当仁不让”，自认为无愧的。我既不把别人看做神秘，也同样的不把自己看做神秘。我知道我是一个有二重人格的人：在一切世务上，只显得我的平庸、疲乏、急躁、慌张、优柔寡断，可以说是完全无用的；但到了研究学问的时候，我的人格便非常强固，有兴趣，有宗旨，有鉴别力，有自信力，有镇定力，有虚心和耐心。所以我为发展我的特长计，愿意把我的全生命倾注于学问生活之内，不再旁及它种事务。我知道固有的是非之心的可贵，所以不受习惯的束缚，不怕社会的威吓，只凭了搜集到的证据而说话。我知道自





己的凭借，故不愿没却他人的功绩；也知道自己的缺点，故不愿徇着一时的意气。我知道学问是一点一滴地积起来的，一步不走便一步不到，决没有顿悟的奇迹，所以肯用我的全力在细磨的工夫上，毫不存侥幸取巧之心。我知道学问是只应问然否而不问善恶的，所以我要竭力破除功利的成见，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好的东西和坏东西。我知道我所发表的主张大部分是没有证实的臆测，所以只要以后发见的证据足以变更我的臆测时，我便肯把先前的主张加以修改或推翻，决不勉强回护。因为有了以上的种种自觉，所以我以为我现在固然学力浅薄，不足以解决多少问题，但我的研究的方法和态度是不错的，我的假设虽大胆而绝不是轻举妄动，只要能从此深入，自可驯致于解决之途。

……

我常说我们要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国故，人家也就称许我用了科学方法而整理国故。倘使问我科学方法究竟怎样，恐怕我所实知的远不及我所标榜的。我屡次问自己：“你所得到的科学方法到底有多少条基本信条？”静中温寻旧事，……读名学教科书，知道惟有归纳的方法可以增进新知；又知道科学的基础完全建设于假设上，只要从假设去寻求证据，更从证据去修改假设，日益演进，自可日益近真。后来听了适之先生的课，知道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做突然的出现的。老实说，我的脑筋中印象最深的科学方法不过如此而已。我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许多散乱的材料，再用了这些零碎的科学方法实施于各种散乱的材料上，就欢喜分析、分类、比较、实验，寻求因果，更敢于作归纳，立假设，搜集证成假设的证据而发表新主张。如果傲慢地说，这些新主张也可以算得受过科学的洗礼了。但是我常常自己疑惑：科学方法是这般简单的吗？

……

末了，我再向读者诸君唠叨几句话。第一，这书的性质是讨论的，而不是论定的，里面尽多错误的议论……希望出版之后，大家切切实实地给以批判，不要轻易见信。第二，古史的研究现在刚才开头，要得到一个总结论不知在何年。我个人的工作，不过在辨证伪古史方面有些主张，并不是把古史作全盘的整理，更不是已把古





史讨论出结果来。希望大家对于我，能够知道我的学问的实际，不要作过度的责望。第三，我这本书和这篇序文中提出了多少待解决的问题。像我这般事忙学浅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把这些问题得到一个约略的解决，说不定到我的生命终止时还有许多现在提出的问题不曾着手。读者诸君中如有和我表同情、感到这些问题确有研究的价值的，请便自己动手做去。总结一句话，我不愿意在一种学问主张草创的时候收得许多盲从的信徒，我只愿意因了这书的出版而得到许多忠实于自己的思想，敢用自力进展的诤友。

顾颉刚

十五年一月十二日始草，四月二十日草毕



一个月前我写了一个《自序》，自己也觉写得狂妄恣意，不过预先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气人，当然也“不以为过”。后来偶然读《顾颉刚集》，发觉先生的精神与出发点几乎与我一模一样，尽管学问自是不能与之相比。实在喜爱，所以就舍了敝帚换取先生的“自序”，不过这下更加觉得“狂妄恣意”起来；思考再三，不避嫌疑，依然借用先生之序。之所以如此，确实还有几个另外的居心，就当借序起兴吧。

先生发表原序时年仅33岁，我现在年过不惑，学问虽没有先生深厚，但世事洞察、血性热情想必差距不大。当时先生面临种种尴尬，包括非专业的局面，包括其他的压力，恐都毫无二致，“于我心有戚戚焉”非他人可以理解。从某个角度讲，我们都是正统历史的颠覆者，遭遇阻力和曲折必然是“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的轮回。以上种种都不由得不使用先生的序才足以说明。更何况我的行为已经被朱大可先生谬赞为“引发出新的疑古风潮”，并且“意味着一种顾颉刚式的‘自由史学’的复兴”，“中国史学家正在开始重建独立的‘疑古’立场”，所以这里借用顾先生的《自序》并非狂妄自比，实在是事出有因，同时也是与读者共温历史的一个难得机会。





众所周知，顾先生掀起的“疑古”运动影响深远，以至今天的人们为了抗衡这一余威仍不得不打出“走出疑古”的口号来。那么，我作为这个横里杀出的业余历史爱好者应如何看待先生的“疑古”与今天的“走出疑古”，自然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我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历史的、客观的态度。先生的“疑古”发轫在80年前，那虽是中国科学意识刚刚启蒙的时代，但即便从今天看也有很深的进步意义，假如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破坏之后有新建设”^①的特殊预见，就更没有话说。再认识到他“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丰富的材料，博洽的论辩”^②，我不得不说，他的“疑古”是值得赞誉的，并且是正确的，是值得我辈永远景仰的。

“疑古”是历史学人应该永远秉持的可贵精神。这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现代发挥。历史，尤其是史前史，有谁敢说可以给我们不可动摇的历史定论，尤其是宏观方面的历史定论？如果有这样一个人，那么他肯定是骗子，彻头彻尾的学术骗子，因为历史需要在重重怀疑目光之下一遍又一遍地“辨伪”，这个态度永远不能变。无论“辨伪”是否有结果，“辨伪”的结果是否理想，我们仍然必须肯定：“辨伪”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每个研究者的当然权利。

从技术角度讲，史前史是一门永远需要怀疑、补充的学问。“怀疑”不等于“否定”，它确实有特殊的逻辑怪异，比如当你说“我对于神的存在是半信半疑”时，其实这个“半信”是根本不存在的，你的“半疑”就等于全面的否定。“疑古”的逻辑效应正是如此。“东周以上无信史”不等于说东周以上无历史，而是东周以上历史可怀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句话并无逻辑错误。历史研究做到哪一步就说哪一步的话，有什么资料得什么结论很正常，史前研究者的结论经常被以后的考古发现推翻也是正常的。孔子也说过商朝历史资料的“不足征”，这是中国最早的“疑古”精神，他生活在周朝就认为上一朝不可信，在顾先生生活的时代说这个话更没有问题。

其实就民俗与神话，顾先生似乎是最先深入研究才开始怀疑的，先前的人只是漠视或敬奉着，与严谨的学术无关。假如没有先生的“怀疑”，这些方面是否有人正眼纳入是一个问题，中国历史如何能

①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② 同上。



够科学叙述就更是一个问题了。所以，这种“怀疑”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史前史这一领域本来就是推测假设多于实证，部分结论与后来的考古相左也再正常不过。所以，先生的“疑古”方向是科学的，是应该肯定的。我借用先生“自序”，正为表明我和先生是真正的“同志”，并且我很希望成为先生期盼的“继续者”。

今天“走出疑古”其实与当年“疑古”差别不大，都是在否定正统。边缘而为正统，然后再为其他边缘否定，这是一个正常的循环。在我看来“走出疑古”绝非等同否定“疑古”，我赞扬当初的“疑古”，我也支持今天的“走出疑古”，只要本着客观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拿出有力的证据，无论触及到以往的谁的理论体系，都不该成其为问题。离开封建时代已经快100年了，我们应该学会敬畏“科学”，不应该再有“为某者讳”的毛病。

就“疑古”和“辨伪”，我与李学勤先生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有记者曾问李先生：“现在学术界开始走出‘疑古’时代，这是不是对清末民初‘疑古’思潮的否定？”李先生答道：“并非如此。相反，我认为，清末民初的‘疑古’思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当时这批学人积极迎合了向西方寻求民主、寻求真理的社会思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那种认为‘东周以上无史’的说法是有一定副作用的。从信古到疑古再到释古，这是一个必然。”夏鼐先生也曾经说过：古史辨派“为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扫清了道路”。

今天“走出疑古”无非是重新把昨天怀疑不能用的材料重新给拣回来。按理说，我也算是这个队伍的编外一员，但我不认为我是“疑古”的反对派，相反，我认为自己是同路人。

假如没有先前的“疑古”清理，今天的一切将无从谈起，也就失去了根基，或者说根基并不牢靠，假如当初不“疑”，将给今天留下无穷后患。这个简单的逻辑用顾先生的话大概应该表达为：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破坏之后才能建设。只是当初“建设”的时机不成熟，所以他只承担了“破坏”的任务，今天“建设”的时机已经到来了，所以我们可以在前辈们打好的基础之上开始“建设”。当然这个“建设”依然需要许多“破坏”，我做的事情看起来更多的也像是一种“破坏”，或者是边“破坏”边“建设”。不过我像顾先生一样认为某些“破坏”是必须的。我“破坏”的依然是一种迷信，挑





战的是一个“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定论”。先生当初的行为冲击了许多国人的情感，因为“疑古”，他们觉得自己“短了”；而我的行为则使许多人觉得难过，“全球同源”中他们觉得自己“不纯”了。

说到中国史前史的研究，一般人会没有概念，因为距离我们实在太远，以为有些教科书上印的史前史都是“定论”——这是不科学的！史前史需要频繁修订，结论多来自于未必正确的古代文献和有限而偶然的地下考古发现，那些出现于教科书里的“定论”随时随地面临着局部的甚至是全新的改写。所以，看到不同于教科书的史前史推论和假设，不要表现得过于“惊诧”，否则会被看作是缺乏基本常识和科学意识的表现。但倘使人们把一些结论当做“定论”写进教科书而不说明那只是暂时的推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是要为这个武断负责的。

具体到中国历史研究中的“西来说”，确实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不断有国内外人士提起，但是我愿意很骄傲地指出，我的重新提出决非多余和“炒剩饭”。据说因为“文革”期间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使得“西来说”遭到了彻底的打击，同时受打击的还有“疑古”派的“东周以上无信史”。从此以后“西来说”几乎自动销声匿迹。到了今天，“西来说”几乎成为“浅薄”、“无知”的代名词。我不否认中国的一些学者在认真的研究之中，把整个中国境内的文明遗存之间的关系基本融对起来解读成功，但我们必须看到，在当时“文革”的阴影笼罩下，中国的一些学人谈“西”色变，不敢面对境内文明遗迹与“西方”^①的联系痕迹。这堵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长城”阻挡了无数学者的目光。在根本没有经过大的学术辩论之后，“西来说”就这样不战而退，代之而起的“中国文明独立说”成为了不容质疑的定论。假如有谁不小心听到过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论”，那么我得告诉您小心：那是指中国境内的“多元”，不是指全球范围内的“多元”。

我不太清楚“西来说”被否定的历史，我也开始迷惘起来了，这场本应是轰轰烈烈的学术战役，打得怪异，没有多少人知道真正的原因。我希望了解是谁以及哪篇文章、哪个时间给“西来说”作出

① 本书中除非特别解释，“西方”指地理之“西”，多指“中东”区域，一般与欧洲无关。



了否定定论，但我没有得到足够的信息。这几乎是个疑案，值得我们关注。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挑起这个话题的价值所在：重新关注“西来说”的覆灭过程。

我的研究是在完全自闭的环境下，抛开以往所有老的“西来说”基础之上重新开始的。我着意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 avoid 受以往学者思路的干扰。出版了“破译飓风”的前两本书之后我才开始看些以往的“西来说”观点。比较之后我认为，以往的“西来说”在逻辑立论上确实有其薄弱环节，所以被击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放弃这条有价值的线索确实又没有足够理由，人们一点迟疑也没有就迅速忘记了这件事情，并且时间长达三十多年，无论我用何种言辞来抨击这处有意或无意的学界沉默，我想都不过分。有人最近说：“沉默是有罪的”，我想说：“沉默是羞耻的。”由于这一话题牵涉到的学科不仅仅是历史学与考古学，语言学、哲学、美学、文化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都应该与其有关，所以可以说，整个人文学科都参与了这场集体“沉默”，不看历史上的“西来说”曾经遭到了多少国人的不正常责难，即便以今天网络上的普通民众对于“人类同源说”的激烈反应看，也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这项历史研究也确非能以普通的学科而论，读者的文化素养与科学意识是这项研究不可忽视的背景。

站在世界地形图前，根本无须使用大脑，都可以猜想中国古代与“西方”有联系。虽然中国与美洲之间隔着世界上最宽阔的太平洋与纤细的北极冰原，中国人依旧得出了美洲人来自中国的“定论”。但是相对来看，中间近乎为坦途的西亚、中亚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却被学者说成“有时空障碍”。印第安人起源于伟大中国的“西来说”是成立的，而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西来说”则被认为是荒诞无稽的。置大量六千年前的阿拉伯海沿岸、甚至南非的贝币出现在中国本土的事实于不顾，许多人居然津津乐道于“中国文明起源独立”，他们丝毫不加怀疑地如此“定论”到底是何原因？“疑古”的传统哪里去了？“五四”以来倡导的科学精神难道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没有扎根？

冷静地看，老的“西来说”把东西方文明联系的起源点建立在中亚的土库曼斯坦的安诺文化之上，后来似乎也有人说到中东的两





河流域，这都不够。就我的研究看，仅只是怀疑中亚与两河流域是不能解开夏、商、周起源之谜的，它们之间可能基本上没有直接联系。而夏、商、周又是中国文明起源最重要的环节，这个起点的误差势必导致整个旧的“西来说”失败。我的重新研究不仅在于考虑南移“西方”的文明中心，更重要的是，我必须提出文明传播的时序分层问题，它是认识这一双边联系的精髓和关键。假如没有这个认识，“西来说”恐怕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当然，假如我有所进步，也不得不说我的工作是在前人基础之上，包括许多反对我的学者的研究之上，他们的考古积累使我可以方便前行。

不算多余的补充一句，在前两本书写作之前我从不知道有任何人提及古埃及这条线索，这不是表明我个人有多高明，而是表明如此多的人在各自封闭的环境中不约而同地得出基本相同的结论，这个现象本身就值得人们重视。我也可以郑重声明，我的所有重大线索的获取不是来自其他任何人的现有研究成果，连参考都算不上。比如最近的甲骨文的破解，实际上是在看到一个中国的语言专家在研究中国甲骨文的文字规律时提到了腓尼基文字，我本来以为他接下去会说腓尼基文字与中国文字有什么渊源关系，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笔头一转说腓尼基文字当然与中国文字之间不会有联系。我却因此而有了灵感，就此开始集中寻找这方面的相关资料。许多有关西亚的英文网站对我帮助很大，它们为我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基础材料。经过仔细分析，只用了两天的时间我就提出了我的推论，继续深入我有了更意外的发现。我后来想这位学者为什么没有得出我的结论，原因恐怕是他不相信“西来说”，“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这条“定论”在他的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我没有这个思想障碍，我的思想是自由的，所以我顺理成章地在我的原有基础之上提出我的怀疑和结论。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的存在，不难看出“西来说”在三十多年前的彻底覆灭使我今天的工作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也成为了重新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抛砖引玉行为。这项双重的使命使我有不胜重负之感。在一个“诚信问题”被提高到社会层面进行讨论的时候，除却科学的要求，我更希望在历史学中求得“诚信”以给予自己一种道德之上的满足感。“求真”是传统治史者的光荣使命与优良作风，现代国人更不应该丢弃这一精神。我觉得最终国人是可以经受





历史也疯狂

这一科学考验的。我相信国人是可以面对真实的，国人是可以客观诚实的，国人是自信面对真实历史的。到底我讲述的是否正确，那是能力问题，不是品质问题，甚至不是科学不科学的问题，因为即便是科学的方法也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

苏三 2004年国庆节于北京王府井

联系方式: susanxuxu@126.com

<http://www.163blog.com/index.asp>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解释的变化，除了中原中心的传统中国史观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是考古材料的变化，一切解释都要随材料的变化而变化。张光直先生在许多场合这样说：考古学的经验告诉我们，“新材料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而建立在老材料上的假说一定会坍毁”。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正是如此。

——中国考古学家 陈星灿



目录

历史也疯狂

简短说明

借序及说明

随想随记

- 1、VCD 上的启示……2
- 2、研究历史的“意义”……4
- 3、新疆与“失散的十个部落”……5
- 4、初步认识……7
- 5、几点民俗比较……9

跟随张光直先生的足迹

- 上……18
下……23

世界上没有孤立的小岛

- 1、南岛，我的一块“心病”……30
- 2、读到一本好书……33
- 3、为什么不？……37
- 4、起航……41

读《法老的咒语》/43

读《考古随笔》/47

从“山崇拜”说起/57





读《K2与金字塔》再说“山崇拜”

- 1、运气……66
- 2、金字塔与“山”……67
- 3、昆仑山与青藏高原……69
- 4、“三”与“山”……74
- 5、“大胆假设”与时代……77

黄金·海贝·玉 / 79

几张图片

- 1、“7” = “十”……86
- 2、牌坊是怎么立起来的……87
- 3、“青面獠牙”的来源……89
- 4、易经来自哪里……93

北斗星、“七崇拜”、北回归线 / 101

游天坛

- 1、祈年殿……110
- 2、回音壁……113
- 3、圜丘……115

西北游之河北行

- 1、到石家庄……121



目录

历史也疯狂

2、去“中山国”……125

3、回程……128

《世界上古史》的读书笔记

1、《导言》……133

2、《原始社会概论》等……133

3、“上古埃及”部分……141

4、新王国——埃及帝国……149

5、上古西亚……153

悬棺揭秘刚刚开始 / 157

暑天“椭圆形”速记

1、在洛阳走马观花……163

2、到偃师“二里头”去……165

3、北上“朝歌”……168

4、在安阳“殷墟”……170

5、跨越太行进太原……173

6、遭遇平遥古城……176

7、临汾：“陶寺”与“丁村”……179

8、运城：再见禹舜……184

大西北印象：丝绸之路

1、新疆篇……190

新疆让我意外 / 初步印象 / 遥远的新疆 / “日记” / 新疆冷热 / 从最北掉头向南 / 余记

